

#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

张学鹏, 宋 蕾

(西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运用全国 31 个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实证分析收入、支出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态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响, 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静态研究发现,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最大, 人均 GDP 次之, 其他因素影响很小。动态研究发现, 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的影响最大, 其他因素影响很小。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 结合实际情况, 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提出了一些值得参考的建议。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 人均 GDP; 平均工资;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消费者价格指数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848-2018(05)-0117-07

## 一、问题的提出

最低工资标准是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 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给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是世界各国以立法方式普遍实行的一种旨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设计, 目的是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并缩小收入差距,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建立。在我国, 上海市 1993 年率先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2004 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并废止了 1993 年由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规定》, 各地省级政府陆续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最低工资标准规定》的实施对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 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 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学术界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有关评价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研究。国际上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的比值为 40%~

60% 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合理水平, 国内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占平均工资的比值未到达 40%, 即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过低<sup>[1-4]</sup>。还有一些文献分析了我国某省份或区域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水平同样过低<sup>[5-8]</sup>。

(2) 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就业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与就业负相关<sup>[9-12]</sup>, 但持反对观点的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有积极作用<sup>[13-14]</sup>。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度增加会促进就业, 而超过一定限度后就会不利于就业<sup>[15-16]</sup>。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就业性别竞争, 从而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sup>[17]</sup>。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不会显著影响就业<sup>[18]</sup>。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分配效应, 陈萍<sup>[19]</sup>通过辽宁省部分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法规和工会集体协议工资机制建设的不完善是影响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罗小兰<sup>[20-21]</sup>研究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村贫困的关系, 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减贫效应呈倒“U”型; 王弟

收稿日期: 2018-06-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71563043)。

作者简介: 张学鹏(1966—), 甘肃省平凉市人,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 宏观经济等; 宋蕾(1991—), 女, 陕西省西安市人,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

海<sup>[22]</sup>通过分析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一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可以缓解贫富差距增大,改善收入分配不公。

(3)有关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的研究。Cox等<sup>[23]</sup>对美国各州的制造业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呈同方向变动;Blais等<sup>[24]</sup>对加拿大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失业率、小企业从业人员比例和相对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呈反向变动,人口赡养系数和相对最低工资标准呈正向变动;韩兆洲、魏章进<sup>[25-26]</sup>使用北京市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收入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林原<sup>[27]</sup>使用1995—2005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数据以北京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的T型关联度排序;宁光杰<sup>[28]</sup>从政府、劳动者和企业三方出发研究全国2006、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因素,发现失业率、人均GDP等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主要影响因素。

(4)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效应。罗小兰和丛树海<sup>[29]</sup>通过构建包含攀比效应的均衡模型,发现一些高工资行业的工资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而增长,低收入行业工资增长却明显滞后,最低工资标准这种推动作用因地区和时间不同而有差异;屈曙光和彭璧玉<sup>[30]</sup>分别从最低工资标准的教育效应和在职培训效应两个方面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人力资本,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整体福利会产生一定影响。

《最低工资规定》第六条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但从已有文献看,很少有人研究我国各省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是否考虑了以上诸因素。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考量我国各地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响因素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合理性。

## 二、我国各区域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统计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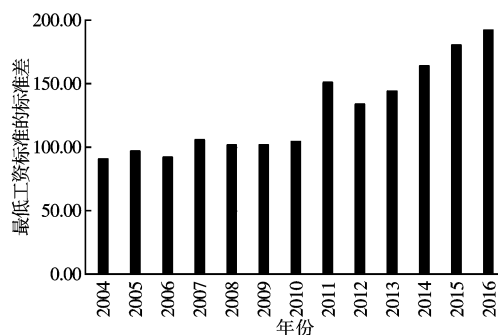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异性,最低

工资标准采取的是地方政府而非国家主导模式,确定和是否调整某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由该省级政府负责。省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所以许多省份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具有多个档次,不同档次适用于省内不同城市。以2016年为例,最低工资标准仅有一档的有4个(北京、上海、天津和西藏),两档的有1个(重庆),三、四个档次分别有10和15个,五档的有1个(黑龙江),本文采用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各省份每年最后一次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数据。

### (一)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状况

#### 1. 各省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差异

2004年全国31个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标准差是91.33元,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广东684元,最低的陕西320元,中位数为450元,最高的广东是最低的陕西的2.14倍。2016年所有省市最低工资标准均超过1200元,标准差达到192.23元远远超过了2004年。最高的上海2190元,最低的青海1270元,中位数为1530元,最高与最低的差距是1.72倍。长期以来,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位于全国前列,而青海、湖南、西藏、广西等中西部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处于较低水平。2004—2016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标准差说明各省市之间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在扩大(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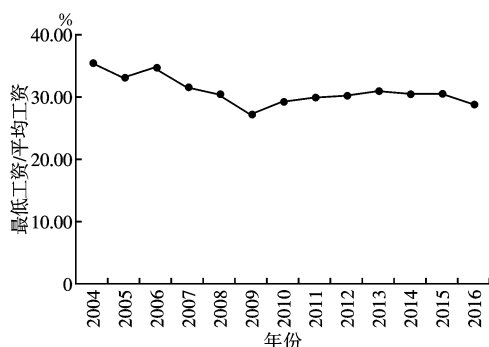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各省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图1 2004—2016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标准差

#### 2. 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

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反映了劳动者之间工资分配的公平情况,比值越高,贫富差距越小,相反,贫富差距越大,一般认为比值为40%~60%比较合理。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数平均数为35.46%,最高的河北48.28%,

最低的西藏 19.24%，相差 29.04%，中位数为 37.11%，6 个省份达到合理水平。2016 年，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数平均数为 28.82%，最高的河南 38.38%，最低的西藏 15.23%，相差 23.15%，中位数为 29.62%，没有一个省份达到合理水平。与 2004 年相比，2016 年只有辽宁、河南 2 个省份比值是上升的，但涨幅比较小，其中涨幅最大的辽宁也仅有 1.57%，其余 29 个省市比值都有所下降，其中降幅最大的海南省下降了 20%。尽管各省市近几年大幅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但相对于平均工资而言，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处于低位，整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数平均数呈不断下降趋势(见图 2)。



数据来源:最低工资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各省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 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

图 2 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比值的算数平均数

### (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状况

我国各省级政府负责确定和调整本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有的地区一年调整多次,有的地区多年才调整一次,调整的时间一般是 3 月、5 月、6 月或 9 月。2004 年《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出台以后,全国 31 个省市普遍制定了各自的最低工资标准。2005 年全国 11 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省份较少。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 年我国没有一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10 年除重庆外全国 30 个省市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是 2004 年以来调整省份最多的一年。

2005—2016 年,各省份最低工资标准累计调整 235 次,平均每个省份调整 7.58 次,就整体而言,平均每个省份 1.58 年调整一次,满足“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但从各省实际调整情况来看,调整

周期大于两年的情况也很普遍,西藏自治区 2004 年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到 2008 年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第一次调整,2012 年 9 月 1 日和 2015 年 1 月 1 日的两次调整时间的间隔超过两年;吉林、江苏等 9 个省份 2007 年最后一次调整和 2010 年第一次调整的时间间隔也超过两年;黑龙江 2012 年 12 月 1 日和 2015 年 10 月 1 日的两次调整时间、重庆 2008 年 1 月 1 日和 2011 年 1 月 1 日的两次调整时间、辽宁 2013 年 7 月 1 日和 2016 年 1 月 1 日的两次调整时间、青海 2014 年 5 月 1 日和 2017 年 5 月 1 日的两次调整时间,都不符合“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

2005 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的算数平均数为 6.75%,调整幅度较高的省份依次为陕西、山东、河南、福建。2009 年全国各省均未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10 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的算数平均数为 23%,为调整幅度最大的一年。2016 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的算数平均数为 3.26%,重庆的调整幅度为 20%,其他省份都小于 20%,是调整幅度最小的一年(2009 年除外)。

## 三、假定、模型、数据

### (一)假定与模型

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至少应该取决于收入性因素、支出性因素、市场性因素三个方面。

(1)收入性因素。从制定《最低工资规定》的初衷看,在收入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应该与当地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变动相联系,使劳动者能够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应该与反映工资水平的职工平均工资及其增长变动以及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 GDP 及其增长变动呈正相关。

(2)支出性因素。在支出方面,最低工资标准应能够保障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并随价格水平、社保支出等的变动而变动,以满足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基本支出的需要。因为各地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体系不尽相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购买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本文不考虑这一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影响。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应该与反映社会救济标准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反映就业人口负担状况的人口赡养系数以及反映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呈正相关。

(3)市场性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方面, 失业率是影响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失业率越高, 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越大, 工资下行压力越大。因此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应该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失业状况的失业率相联系, 与失业率呈负相关。

最低工资标准实证模型中, 本文把最低工资标准的对数设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研究收入、支出、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的计量模型如下:

$$\ln MW = c + \alpha_1 * \ln AW + \alpha_2 * \ln GDP + \alpha_3 * \ln MLS + \alpha_4 * \ln CPI + \alpha_5 * P + \alpha_6 * UE + \epsilon \quad (1)$$

其中,  $\ln MW$  代表全国 31 个省级最低工资标准的对数,  $\ln AW$  代表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对数,  $\ln GDP$  代表城镇人均 GDP 的对数,  $\ln MLS$  代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对数,  $\ln CPI$  是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对数,  $P$  是全国 31 个省级的人口赡养系数,  $UE$  是城镇登记失业率, 对应系数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alpha_4, \alpha_5, \alpha_6$  表示各变量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程度。  $c$  为不可观察效应,  $\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实证模型中, 本文把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设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研究收入、支出、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三方面因素对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的影响。

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计量模型如下:

$$MW^- = c + \alpha_1 * AW^- + \alpha_2 * GDP^- + \alpha_3 * MLS^- + \alpha_4 * \ln CPI^* + \alpha_5 * P + \alpha_6 * UE + \epsilon \quad (2)$$

其中,  $MW^-$  代表全国 31 个省级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变动,  $AW^-$  代表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增长变动,  $GDP^-$  代表城镇人均 GDP 的增长变动,  $MLS^-$  代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增长变动,  $\ln CPI^*$  是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对数,  $P$  是全国 31 个省级的人口赡养系数,  $UE$  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应系数  $\alpha_1, \alpha_2, \alpha_3, \alpha_4, \alpha_5, \alpha_6$  表示各变量对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的影响程度。  $c$  为不可观察效应,  $\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运用 Stata14.0 对全国 31 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处理, 主要采用逐步回归法、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选择, 当结果显示  $P < 0.05$  时,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原假设是“模型为随

机效应模型”; 否则不能拒绝原假设)。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各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的的影响, 为合理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 (二)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全国 31 个省级 2004—2016 年面板数据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变动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最低工资标准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各省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官方网站, 全国省市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年=100, 缺少北京、天津等 7 个省市数据)、城镇人口赡养系数(缺少吉林、安徽等 4 个省市的 2004 年数据)、人均 GDP、城镇登记失业率(缺少西藏自治区 2006—2008 年数据)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 EPS(Easy Professional Superior)数据平台, 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1980=100)由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换算得到, 各变量增长变动为各变量的环比增长率。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最低工资标准(静态)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最低工资标准实证模型中, 被解释变量和各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ln MW$	403	6.766	0.447	7.692	5.768
$\ln AW$	403	7.961	0.520	9.233	6.896
$\ln GDP$	403	10.239	0.670	11.680	8.370
$\ln MLS$	403	5.597	0.459	6.780	4.605
$\ln CPI$	312	6.312	0.133	6.675	5.987
$P$	399	17.714	13.976	117.056	2.462
$UE$	400	3.570	0.682	6.5	1.2

人均 GDP、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职工平均工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851、0.846、0.849, 说明这三个变量数值越大, 职工平均工资就越高。人均 GDP 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系数为 0.877, 说明人均 GDP 越高,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越高。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相关系数为 0.773, 说明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越高,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就越高。其余解释变量

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68,相关系数不高。为消除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实证部分采用逐步回归法。

表 2 的第(1)列是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前提下,只引入收入因素的估计结果, $P$  值为 0.000 小于 0.05,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职工平均工资的系数为 0.748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139 在 5%的水平上显著,意味收入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较大,职工平均工资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会引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0.748 个百分点,人均 GDP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会引起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0.139 个百分点。

表 2 全部样本的最低工资标准模型

	(1)	(2)	(3)
lnAW	0.748*** (12.25)	0.116 (1.14)	0.117 (1.14)
lnGDP	0.139** (2.42)	0.133* (1.72)	0.131* (1.65)
lnMLS		0.349*** (6.07)	0.348*** (5.98)
lnCPI		1.513*** (5.78)	1.513*** (5.77)
P		0.000 (0.06)	0.000 (0.05)
UE			-0.002 (-0.09)
c	-0.612*** (-4.37)	-7.005*** (-6.15)	-6.991*** (-6.07)
N	403	308	308
R <sup>2</sup>	0.950	0.962	0.962

注:括号里面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 2 的第(2)列是在第(1)列基础上引入支出因素的估计结果, $P$  值为 0.00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程的  $R^2$  由 0.950 提高到 0.962,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得到提高。此时职工平均工资的系数为 0.116,统计上不显著,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133,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口赡养系数的系数分别为 0.349、1.513 和 0.000,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赡养系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正向影响,但统计上不显著。

表 2 的第(3)列是引入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变量失业率的估计结果, $P$  值为 0.000,选择固

定效应模型,回归方程的  $R^2$  仍为 0.962,但方程更加符合《最低工资规定》第六条规定。此时收入因素对最低工资标准仍有正向影响,职工平均工资的系数为 0.117,统计上不显著,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131,在 10%水平上显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口赡养系数的系数分别为 0.348、1.513 和 0.000,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仍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口赡养系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具有正向影响,统计上不显著。失业率的系数为 -0.002,对最低工资标准有负影响,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失业率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较小。

所以最终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函数为:

$$\ln MW = -6.991 + 0.117 * \ln AW + 0.131 * \ln GDP + 0.348 * \ln MLS + 1.513 * \ln CPI + 0.000 * P - 0.002 * UE$$

(二)最低工资标准变动(动态)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最低工资标准的决定机制发生了很多变化,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些变化,我们再将最低工资标准变动进行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3。

表 3 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大值	最小值
MW <sup>-</sup>	372	11.649	11.442	58.97	0
AW <sup>-</sup>	372	13.097	5.497	63.064	-6.229
GDP <sup>-</sup>	372	13.328	7.091	37.009	-22.283
MLS <sup>-</sup>	372	10.839	13.835	230	-62.264
lnCPI*	372	4.632	0.018	4.690	4.581
P	372	17.448	14.250	117.056	2.462
UE	369	3.540	0.663	5.6	1.2

由于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过相关系数矩阵,得到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大部分都低于 0.6,这说明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的第(1)列是引入收入因素的估计结果, $P$  值为 0.563 大于 0.05,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系数为 0.036 统计上不显著,意味着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较小,人均 GDP 增长率的系数 0.366,在 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人均 GDP 年增长率是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重要因素。

表 4 的第(2)列是引入支出因素的估计结果, $P$

值为 0.910,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程的  $R^2$  由 0.056 提高到 0.081,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得到提高。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系数为 0.033,统计上仍不显著,人均 GDP 增长率的系数由 0.366 变成 0.183,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率、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和人口赡养系数的系数分别为 0.021、120.712 和 0.005,只有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为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4 的第(3)列是引入失业率的估计结果, $P$  值为 0.912,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回归方程的  $R^2$  由 0.081 提高到 0.083,解释能力得到提高。收入因素和失业率都不显著,即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很小。支出因素中仍然只有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显著,系数由 120.712 变成 110.384,在 1%的水平上显著,即为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4 全部样本的最低工资标准变动模型

	(1)	(2)	(3)
$AW^-$	0.036 (0.3)	0.033 (0.27)	0.128 (1)
$GDP^-$	0.366*** (3.92)	0.183* (1.66)	0.155 (1.36)
$MLS^-$		0.021 (0.5)	0.019 (0.44)
$\ln CPI^*$		120.712*** (3.08)	110.384*** (2.8)
$P$		0.005 (0.12)	0.001 (0.01)
$UE$			0.527 (0.58)
$c$	6.304*** (4.01)	-550.668*** (-3.05)	-505.478*** (-2.77)
$N$	372	372	369
$R^2$	0.056	0.081	0.083

注:括号里面为  $t$  统计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所以最终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函数为:

$$MW^- = -505.478 + 0.128 * AW^- + 0.155 * GDP^- + 0.019 * MLS^- + 110.384 * \ln CPI^* + 0.001 * P + 0.527 * UE$$

我们可以从表 2 和表 4 的回归结果中看出:大多数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结果

发现:(1)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中,职工平均工资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为正,只有一个方程的回归系数显著;人均 GDP 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显著为正。最低工资标准变动模型中,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人均 GDP 增长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为正,但只有两个方程的回归系数显著。(2)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中,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口赡养系数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变动模型中,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增长率、人口赡养系数对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3)最低工资标准模型中,失业率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最低工资标准变动模型中,失业率对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变动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收入、支出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及其增长变动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我国各省市之间的最低工资标准差距有扩大趋势,且大部分省份最低工资标准增长速度低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最低工资标准偏低;就整体而言,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每个省份 1.58 年调整一次,符合“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的规定,但从各省实际调整情况来看,调整周期大于两年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考虑了《最低工资规定》要求考虑的一些因素,静态研究发现,我国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考虑了人均 GDP、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城镇居民定基消费者价格指数,动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变动考虑了城镇居民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调整中也忽略了一些因素,静态研究发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没有充分考虑职工平均工资、人口赡养系数和失业率的影响,动态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没有充分考虑平均工资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等的影响。

因此,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尽管已经实施了十几年的时间,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结果并不如人意,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仍任重而道远。

为了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应充分考虑平均工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等因素,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使低工资劳动者也能够分享到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长效机制,建立最低工资标准随物价水平变动而及时调整的指数化制度,使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高于或至少不低于物价的上涨,从而使低工资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生活水平不会因通货膨胀而下降;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相关法律法规,杜绝滥用职权、牺牲劳动者利益的行为,明确《最低工资规定》的执法部门和职责范围,监督落实最低工资法律法规的实施。

#### 参考文献:

- [1] 韩兆洲,魏章进.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6(1):35-38.
- [2] 韩兆洲,魏章进,高培.我国最低工资统计测算模型研究[J].统计研究,2007(8):36-43.
- [3] 马晓波.劳动力异质性与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0(11):23-25.
- [4] 黄菲.关于我国最低工标准的实证研究[D].南京:南京财经大学,2013.
- [5] 张静.从社会平均工资看浙江最低工资制度[J].浙江经济,2005(7):25-27.
- [6] 李晓春,何平.最低工资线的农民工就业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J].江苏社会科学,2010(4):59-66.
- [7] 黄岩,杨方.最低工资制度的保障性程度分析——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4):83-91.
- [8] 吴慧萍.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研究[J].经济论坛,2012(2):134-135.
- [9] 贾朋,张世伟.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2(2):25-35.
- [10] 刘玉成,童光荣.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与城镇正规部门女性就业挤出——基于中国城镇单位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2):66-75.
- [11] 付文林.最低工资、调整成本与收入分配效应的结构差异[J].中国人口科学,2014(1):85-95.
- [12] 王延中,王国洪.最低工资标准、劳动生产率差异与就业效应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1):33-45.
- [13] 田贵贤.最低工资影响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实证检验——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5(6):13-20.
- [14] 王国洪,杨翠迎.关联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待遇梯度对就业的影响[J].人口学刊,2018(1):90-101.
- [15] 罗小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农民工就业效应分析——对全国、地区及行业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7(11):114-123.
- [16] 郑适,秦明,樊林峰,等.最低工资、空间溢出与非农就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6(12):133-143.
- [17] 李后建,秦杰,张剑.最低工资标准如何影响企业雇佣结构[J].产业经济研究,2018(1):90-103.
- [18] 丁守海.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0(1):85-102.
- [19] 陈萍.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J].财经问题研究,2009(8):90-95.
- [20] 罗小兰.最低工资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基于中国农民工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11(3):68-78.
- [21] 罗小兰.垄断劳动市场下的最低工资减贫效应:以中国农村为例[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8):60-65.
- [22] 王弟海.从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J].浙江社会科学,2011(2):11-17.
- [23] Cox J, Oaxaca 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J]. Economic Inquiry, 2010, 20(4): 533-555.
- [24] Blais A, Cousineau J M, McRoberts K. The determinants of minimum wage rates[J]. Public Choice, 1989, 62(1): 15-24.
- [25] 韩兆洲,魏章进.最低工资测算的方法评价及改进思路[J].统计与决策,2005(1):130-131.
- [26] 韩兆洲,魏章进.基于灰色系统模型的最低工资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5(9):99-104.
- [27] 林原.经济转型期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07.
- [28] 宁光杰.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调整依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1(1):26-34.
- [29] 罗小兰,丛树海.基于攀比效应的中国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对其他工资水平的影响[J].统计研究,2009(6):60-65.
- [30] 屈曙光,彭璧玉.国外最低工资人力资本形成效应研究述评[J].中国人口科学,2011(4):92-112.

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late economic energy and attain synchroniz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Keywords:** New phenomenon of Northeast China; Heavy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Urbanization; Prefectural panel data

### **Aggregate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Resource Misallocations: Theory and Evidence**

DAI Xiao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the key for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for transitional countries. Aggregate productiv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firm-level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resource allocations across heterogeneous firms. A major recent advance in growth literature is to understand a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misalloca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this field and introduce the quantitative framework of productivity esti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as well as the method to quantify resource misallocations and productivity loss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inese economic stylized facts, we point out some potenti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ry to provide insights for policy mak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Keywords:** Resource misallocation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ggregate productivity losses; Productivity decomposition

###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Its Changes**

ZHANG Xuepeng, SONG Lei

(Business Schoo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31 provincial panel data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ree factors on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and its change from 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of income, expenditure 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labor market, and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e static study finds that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of urban life and the price of the fixed base consumer of urban residents refers to the price. Number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with GDP per capita the second, and other factors having little impact. Dynamic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ice index of urban residents has the biggest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minimum wage standard, while other factors have little impac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inimum wage standard in China.

**Keywords:** Minimum wage standard; GDP per capita; Average wag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Consumer price index